

一、首次出洋

當孫中山逐漸成長的時候，中國社會中原先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封建經濟結構日益解體，商品經濟有了較快發展，中國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已開始出現。隨著中國民族資本的形成和發展，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開始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新的階級、人物和思想已逐漸引人注目。

孫中山的家鄉位於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在這裡，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已勃然興起一批以機器繅絲業為主體的民族資本主義企業，同時華僑資產階級也在各僑居地逐漸形成。翠亨村雖然是一個貧窮落後的村落，但它東與香港隔海相望，南與澳門緊相毗鄰，距村不遠又有外國輪船經常停泊的金星港，這就大大有別於內地村莊，而能夠較早、較多地接觸到新事物、新思想。孫中山幼年時不斷聽到一些海外發生的新奇事情，還聽到已經在檀香山墾殖致富的哥哥孫眉對海外生活繪聲繪色的種種描述，譬如海外的風土人情、社會習俗和檀香山的土地肥沃、食物豐富、果園和葡萄園眾多，太平洋群島都是「草經冬而不枯，花非春而亦

放」，以及那裡地廣人稀、開墾致富容易等等，引起了他的強烈嚮往，遂萌「出洋之志」，一心想去看看那個未曾見識過的廣闊世界。他希望能夠找到自己所期望的美景，不再憋悶在翠亨村這個落後、黑暗的狹小天地之中。

但是，孫中山的父親卻認為自己的兩個弟弟死在海外，連屍體都找不到，舉家悲痛，現在有一個兒子出外冒險已經夠了，不願心愛的小兒子再去冒海上的風濤之險，所以拒絕了孫中山的請求。此後，孫中山一直悶悶不樂，憧憬著外部的世界，連續多次向父親提出去檀香山的要求。不久，他的母親準備去檀香山探望發了財的兒子，孫中山就乘機提出要與母親同行，以廣見聞。在他一再懇求下，終於獲得父親的同意，實現了夢寐以求的出洋願望。

一八七九年六月的一天，十三歲的孫中山，穿著中國農村的土布服裝，拖著長辮子，隨同母親去澳門，然後登上一艘二千噸級的英國輪船「格蘭諾曲」號，遠離家鄉，向波濤洶湧的太平洋駛去，開往檀香山。

第一次離開農村走向世界，孫中山感到無比歡欣和激動。他佇立船頭，展現在面前的是浩瀚萬里、一望無際的太平洋和輪船劈波斬浪向前飛駛的壯觀景象。孫中山懷著強烈的求知欲，好奇地觀察著一切，什麼蒸汽機、鍋爐和巨大堅實的金屬大樑等等，使這個從小生活在貧窮山村裡的少年驚歎不已。一切都是那樣奇異新鮮，這個陌生又嶄新的世界有那麼多好的東西。

數十年後，美國友人林百克（P. Linbarger）曾問過孫中山：「上了船，你感觸最深的是什麼？」

孫中山回答說感觸很多，特別重視的是船上的鐵梁：「這麼重的一個梁，要多少人才可以把它裝配好。忽地想到那已發明這個大鐵梁的天才，又發明了應用它一個機械的用法。外國人所做的東西，我們中國人不能做，吾立刻覺得中國總有不好的地方了。」¹²確實，當時還只能建造木船的中國，與建造遠洋輪船的外國相比，實在是落後太多了。少年孫中山能從中發現問題，思索著探求究竟的道理，志向是不凡的。

孫中山的這一次長達二十多個晝夜的遠航，使他大開眼界，成為他早年生活經歷中的一個重要轉捩點，也是他一生中第一個重大轉折。他後來在給英國著名漢學家翟理斯（H. A. Giles）的信中，追述當時自己的感受說：「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

二、中國的小留學生

經過二十多天的航程，「格蘭諾曲」號的前方出現了一片陸地，已經望得見教堂的尖頂和高大的樹木。當輪船靠近碼頭後，

檀香山，即夏威夷群島，位於北太平洋之中，介於亞洲和美洲之間。它由二十多個島嶼組成，氣候溫和，風景秀麗，盛產糖、米和水果等。那時它雖是一個君主制國家，但資本主

12 林百克：《孫逸仙傳記》，上海三民公司一九二六年版，第一百〇五頁。

義正在這裡發展，並且隨著歐風美雨的影響，已興辦了資產階級學校。孫中山到達後，起初被安排在茂宜島茄荷蕾（Kahului）埠孫眉開設的商店裡當店員。除照料店務外，他勤奮地學習中國式的商業會計，又進盤羅河學校補習算術等科，很快就學會了記帳和珠算。由於顧客多是當地居民，說的是方言「楷奈楷」語，孫中山也很注意學習當地語言，不多久便學會了日常生活用語，能應付自如。孫眉很快發現自己的弟弟很聰明，對這裡的事務饒有興趣，有強烈的求知欲和很好的領悟能力，又肯刻苦學習，就改變了要孫中山學經商的打算，在同年的九月中旬送他進學校讀書。從此開始，他系統地接受資本主義教育，所學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知識。

孫中山進入的是火奴魯魯（Honolulu，位於柯湖島〔Oahu Island〕上，是當時夏威夷這個君主制國家的首都，華僑又稱作檀香山正埠）英國基督教監理會所辦的意奧蘭尼書院（Lolani School，男子初中）。這所學校只收夏威夷人子弟和混血種的夏威夷青年，後來才兼收東



孫眉在檀香山的住所，孫中山曾在此居住。孫中山懷著異常歡快的心情，立即踏上了萬頃碧波環抱的檀香山的土地。

亞人，中國學生極少。孫中山入學時，只有鐘工宇、唐雄和李弼三名中國學生，以後又陸續增加了六名。這是一所英國色彩十分濃厚的學校，教科書全是英文，講授英國歷史，算術是以英鎊、先令、便士計算，教材的內容，包括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的基礎知識，以及英語、聖經等科目。教師講課都用英語，孫中山剛入學時一點也聽不懂，簡直像個聾子，教師只得用手勢向他表達意思。最初一段時間，孫中山覺得十分為難，但他並不氣餒，而是懷著強烈的求知欲，刻苦、頑強地攻讀。他很注意掌握正確的學習方法，沒有去死記硬背。他花了十天功夫，仔細觀察英、漢兩種語言在發音和構詞方面的差異，發現學習英語的關鍵，在於掌握它的發音規律和構詞方法。由於方法得當，他成績提高得很快，時間不長便在讀和寫方面都取得了驚人的成績，較熟練地掌握了英語。英語是國際性語言，孫中山通過勤奮學習逐步掌握了這種語言工具，使他後來在全世界從事革命活動，博覽外國圖書館的各類書籍以及同各國的朝野人士打交道，都從中獲益匪淺。

他在校珍惜時間，勤奮學習，除了完成學校佈置的課業外，還利用課餘時間補習中文，流覽中外群書。對於有關美國獨立戰爭的書籍，以及華盛頓、林肯等資產階級革命家的傳記，他特別感興趣，希望從中能找到他一直追求的真理。他對歐美民族、民主革命領袖們推崇敬仰，並產生了以為師表的念頭。孫中山少年時代的一些知識積累，為他以後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奠定了初步基礎。

一八八二年七月，孫中山完成了在意奧蘭尼書院的學習。在盛大的畢業典禮上，他得到

了學校的嘉獎。這個三年前連A、B、C都不懂的中国農村孩子，今天卻在全校數百名英、美籍和本地土著學生中成績出眾，成了名列全年級英語文法考試得第二名的優秀學生，夏威夷國王架刺鳩向他親頒獎品。對於這件事，孫眉以及當地華僑皆引以為驕傲，並在華僑社會中傳為美談。

孫中山從意奧蘭尼書院畢業後，曾有一段時間在孫眉經營的商店裡協理店務。同年秋，他考入當地的一所高級中學——奧阿厚書院（Oahu College）繼續求學。該校是檀香山的最高學府，由當地的美



一八七九年秋，孫眉安排孫中山到意奧蘭尼書院讀書，年僅十三歲的孫中山開始接受西方文化教育，接觸到《法國革命史》、《拿破崙傳》、《華盛頓傳》、《林肯傳》等書籍。圖為意奧蘭尼學校（局部校景）。

國基督教公理會於一八四一年創辦，學生大多是與夏威夷福音堂（公理會教友和長老會教友）有關係的傳教士子女。在這所學校裡，孫中山除學習正式課程外，對世界各國的歷史和現狀產生了興趣，知識面開闊，學業也與日俱進，他曾打算畢業後赴美國讀大學，繼續深造。

當時，正值夏威夷（檀香山）人民為反抗美國吞併夏威夷而英勇鬥爭的時期。早在十九世紀五〇年代，美國就認定夏威夷是它侵略太平洋各地區的跳板，起了吞併的野心。自南北戰爭（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以後，美國的勢力逐漸侵入夏威夷；一八七四年，美國乘夏威夷統治集團發生內訌，派出海軍陸戰隊支持架刺鳩取得王位，次年即脅迫架刺鳩去美簽訂「互惠條約」，從而在夏威夷享有種種特權，把它變為自己的經濟附庸，插手干預它的政治和法律事務，控制它的文化教育事業。自此以後，夏威夷失去了獨立地位，實際上已處於美國政治、經濟和軍事的絕對控制之下。美國的侵略激起了夏威夷人民的極大憤懣，反美鬥爭情緒日益高漲，他們響亮地喊出「夏威夷是夏威夷人民的夏威夷」的口號，英勇抗擊美國侵略者，「幾乎天天在那裡反抗」，到處都在驅逐和打擊入侵的敵人。

在檀香山的華僑中，不少人支持夏威夷人民的反美鬥爭，而意奧蘭尼學校的師生們，也積極參加了支持當地人民的獨立事業，抨擊親美的吞併主義者的圖謀，該校已成為一個「反美和反吞併主義情緒的堡壘」。孫中山身臨其境，耳聞目睹夏威夷這個弱小國家人民的鬥爭，感受到他們反抗侵略的覺悟和勇氣，從而促使他對清朝統治下的中國前途與命運產生無限聯想。孫中山思緒萬千，聯想到中國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事實，對清政府的腐敗統治進一步產

生了不滿，為祖國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感到擔憂，開始萌發了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榜樣，來改造中國社會的朦朧理想。他在課餘時間，經常和中國的留學生聚在一起，交談如何才能改良祖國和拯救同胞的想法。

在意奧蘭尼書院和奧阿厚書院裡，宗教教育都占著很重要的地位。前者的校長韋禮士牧師為了使該校的學生們皈依上帝，有計劃地專門開設了《聖經》課程，規定學生們每個星期日必須去聖安德勒大教堂做禮拜；後者除聖經課和星期日禮拜外，更安排由主教親自講授聖經課，學生們早晚要在學校教堂祈禱。有不少學生是教徒。所有這一切，都對孫中山產生著很大影響。耳濡目染，他在不斷的宗教灌輸中被基督教義所吸引，對其中的平等、博愛的內容十分感興趣，熱心地背誦《聖經》，覺得比中國儒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嚴格的封建等級制度要好得多，因此，他積



一八八二年秋，孫中山轉入奧阿厚書院讀書。圖為孫中山在該校讀書的校舍。

極參加唱詩班等各種宗教的聚會，對早晚在學校教堂的祈禱和星期日去教堂做禮拜都準時參加，對基督教的感情也隨之愈來愈濃，「通道漸篤」。基督教是一神教，具有著強烈的排他性。孫中山與日俱增的宗教感情，不久便見諸行動。一天，在孫眉的家中，他勇敢地嘲弄並撕毀了哥哥供奉著「保佑」人們「平安出海」的關帝（關雲長）的神像，認為：「關雲長只不過是三國時代的一個人物，死後怎能降福人間，替人們消災治病呢？」¹³同時，他還想受洗禮入基督教。這引起他哥哥的震怒和強烈反對。堅守舊俗的孫眉擔心孫中山違背中國舊的宗教信仰，皈依基督而遭親人的譴責。於是，兄弟失和，他毅然責令孫中山停止學業，並決定送其回國，以遏止弟弟日益升騰的宗教感情的發展。

海外四年多的生活和學習，是孫中山早年的一段重要經歷。這個正處於成長期的小留學生，通過四年多的國外經歷和所受的系統的西方教育，開拓了胸懷和眼界，豐富了他的民主思想和科學知識，思想上發生著巨大變化。他將國內情況和國外見聞相對照，越來越感覺到，西方的資本主義教育制度和教學方法比中國好，中國社會的許多不合理的狀況應該改變，從而促使他的生活情趣、價值觀念、思維方法等方面，也開始發生潛移默化的蛻變。據孫中山在意大利蘭尼學校的中國同學鐘工宇回憶說：「我們在課外常用方言交談，他告訴我：『他，他，想知道何以英美政府和人民相處得這樣好？』有一天晚上，他問我：『為什麼滿清皇帝自命

為天子，而我們是天子腳下的蟲蟻，這樣對嗎？」¹⁴ 這表明孫中山的頭腦中已萌發了改良祖國使之為「良善政府」的願望。他後來回憶說，在檀香山「就傳西學，見其教法之善，遠勝吾鄉，故每於課暇，輒與同國同學諸人，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群之願，於是乎生。當時所懷，一若必使我國人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後快」¹⁵。

三、大鬧北極殿

一八八三年（清光緒九年）七月，英俊、個儻的孫中山穿著一身嶄新的絲綢衣服，從夏威夷乘輪船啟程回國。

這時的孫中山，已不再是四年前出國時那個「僅識之無」的農家少年，而是一位已初步具有民主政治觀念和近代科學文化知識的十七歲的青年知識分子了。他的頭腦裡裝了不少的西方文化觀念，對於祖國的腐敗政治和舊的社會風尚，更深切地感到無法忍受，改造中國社會的願望越發強烈，從而推動著他由昔日的懷疑、不滿，進而將要採取反抗的行動了。

經過一個日夜又一個日夜，孫中山乘坐的輪船終於駛近了神州大陸。他到香港後又改乘中國沙船赴香山縣金星港。途中，沙船必須經過一個設有海關的無名小島。船主根據過去的經驗，事先告誡乘客們要小心，千萬別惹那些海關老爺，否則出了麻煩誰也不會好受。

14 遯景德：《國父少年時代與檀欖環境》，轉引自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冊，第三十三頁。

15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第三百五十九頁。

沙船到了那個小島一靠岸，一批接著一批拖著長辮子的清朝官吏跳上了船，他們以「緝私」為名進行無理搜查，千方百計向旅客們勒索錢財。許多旅客生怕被扣留和罰款，為求太平紛紛主動送禮物給他們。這樣，兇暴、貪婪的清朝關吏以征海關稅、收厘捐、緝鴉片、查火油等名目為藉口，對乘客進行了四次蠻橫的勒索。孫中山對這幫貪吏們公開無法無天地為非作歹，深感驚愕和痛恨，也激起他極大憤慨。最後一次，他忍無可忍，挺身抗辯，拒絕檢查，並聲言要向官府控告這幫害民蟲。船主告訴他這樣做是沒有用的。結果，船被這批官吏扣留了，一直等到敲詐船主一大筆稱作「罰款」的賄賂以後，第二天早晨才准許開行。

這一遭遇，給剛入國門的孫中山很大刺激。他用一種深沉的憤恨語調對乘客們演說，宣傳中國政治必須改革的道理，並向乘客們提出一個發人深思的問題。孫中山痛心疾首地問大家：「中國掌握在這些腐敗萬惡的官吏手中，怎麼得了啊！國家興亡，人人有責！你們還坐視不救嗎？」乘客們對這位年輕人的見識和抱負很是驚訝，紛紛投以欽佩的眼光，思考著他這個深刻的問話。

回到家鄉後，孫中山看到翠亨村風貌依舊，和四年多前沒有什麼兩樣，還是那麼美麗而貧困，處處充滿陳舊的氣氛，落後得不見一絲生機。如狼似虎的差役，貪贓枉法的官吏，求神拜佛的鄉鄰，抽鴉片、納妾、濫賭的富人，連白薯也吃不上、依然過著饑寒交迫苦日子的農民，所有的一切都依舊是那麼令人窒息。孫中山用其比照檀香山的進步和文明，竟有天淵之別，真像是兩個世界，就愈加顯出清朝政府的腐敗，社會的黑暗。他的心中憤憤不已，不

滿的情緒進一步加深。

當時，孫中山一面幫助家庭做些農活，自修語文，並在餘暇進行游泳、體操等鍛煉；一面在村民中繼續宣傳社會改革的必要，抨擊腐敗的中國政治和落後的社會習俗，並對清朝政府統治下農村的市場狀況進行尖銳的批評，指出：「一個政府至少應該使他的人民得到些便利於商業的基礎。」他呼籲鄉親不能再聽任官府擺佈，要謀求改善自己的境遇。他向鄉親們說：「朝政這樣腐敗，你們為什麼不覺醒起來，要知道大家只有團結起來，才能改善自己的地位。」他還用自己學得的知識，熱情地在村裡進行一些改良鄉政的社會活動，例如，積極籌辦修建村路和打更防盜，發動全村集資安裝街燈，清掃街道及衛生防病等公共事務，努力改善家鄉的落後面貌。

稍後，在一八九〇年，他還寫了一篇效法西方改革社會、興辦農桑、興辦學校等的《致鄭藻如書》，希望這位退職官員首先在香山縣倡行，然後推廣各地。

孫中山從事的改良鄉政的努力，是他嚮往的「善良政府」思想在家鄉的一次小小實驗。其指導思想屬於一種資產階級的地方自治思想，也符合中國農村一向有自行管理鄉政的傳統。這種思想在封建社會裡是一種進步思想。所以一時頗得父老讚譽，但它有很大的局限性，不可能解決根本的問題。

當時，在孫中山有關改革鄉政行動之中，最具興味的記述，是打泥菩薩。

偶像崇拜，是愚弱國民的精神癌瘤。翠亨村的村廟北極殿，正是地主階級用來麻醉勞動

人民，以神權進行統治的工具。孫中山認為那些泥塑木雕的偶像，騙人錢財，誤人正事，對它們頂禮膜拜是一種愚蠢的迷信行為，也是人民愚昧的原因、落後的標誌。要喚醒人民，必須破除迷信。

打泥菩薩之事，孫中山是與他的總角之交陸皓東一起幹的。

陸皓東（一八六八—一八九五年），名中桂，字獻香，號皓東。他原隨在上海經商的父親居住，父死後隨母回鄉。在翠亨村熟讀書時，孫中山和他是同窗好友，兩個人常談論社會的黑暗和腐敗，志同道合，幾至形影不離。孫中山從檀香山歸來後，好友重聚，更為投契。以後他長期追隨孫中山進行革命活動。

就在這一年秋季，有一天，孫中山和陸皓東等幾個年齡相仿的夥伴去廟中遊玩，正碰上幾個農民在香煙繚繞的大殿裡虔誠地燒香拜佛。他即公開向宗教迷信宣戰，當場指出木偶無知，勸告他們信奉無益，不要去相信世界上真有什麼神仙能幫助窮人。為了證實自己的見解，血氣方剛的孫中山邊說邊騰地跳上正殿的供桌，對著「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的手用力一擊，只聽「嘩啦」一聲，神像的手指和身體分了家，泥塑裡面的爛泥、稻草和木頭統統裸露了出來。在場的人都被驚呆了。孫中山指著砸壞了的神像說：「看你這樣威風，現在又奈我何！」他又拿起神像的斷指笑著對他們說：「你們看，這就是所謂能保護鄉民的神靈，我打斷了它的手指，它還照樣對著我傻笑，這種神靈有什麼可以相信的！」接著，他又將左廊專司生育的「金花娘娘」塑像的臉皮刮破，劃成又花又醜的大花臉，並毀掉它的一隻耳朵。膽小的孩子給

嚇壞了，大驚失色，生怕連累自己，都慌忙逃了出去。在場的老人全給嚇懵了。有個老人跪在地上，滿口「罪過，罪過！」、「作孽，作孽！」恐慌得渾身發抖，頭也不敢抬起來。孫中山和陸皓東等幾個勇敢的青少年，卻在旁邊哈哈大笑，盡興而去。

由於當時群眾還沒有反對迷信的覺悟，所以孫中山這次破壞神像的勇敢行為，鬧得滿村風雨，引起了軒然大波。它震撼了全村父老，引起許多人的反對，尤其是遭到本村豪紳地主的猛烈攻擊。他們認為褻瀆神靈，大逆不道，是不可寬宥的天大的罪行，紛紛向孫達成興師問罪。

孫達成誠惶誠恐地對上門問罪的鄉人作揖認錯，保證嚴厲管教兒子。他為了平息眾怒，答應交納銀子十兩修復神像和獻上供奉，祈求神佛寬恕，給全村人消災除難，並要把孫中山逐出村子，責令他離開家鄉，以示對他的處罰，這場風波才算了結。

陸皓東也同樣遭到鄉人的責難，被迫出走香港。

孫中山破除迷信大鬧北極殿的風波，就此總算平息下來，卻在歷史上遺留下來一段可紀念的革命軼事。

四、「切慕耶穌之道」

傳統的習慣勢力難以抵擋，孫中山無法在翠亨村站住腳跟，他只好被迫悄悄地黯然離開生養自己的美麗故鄉了。

在一天凌晨，天剛濛濛亮，孫中山乘著四周還不見人影的時刻，乘上一條小船駛赴香港。

年十一月，到港不久的孫中山進入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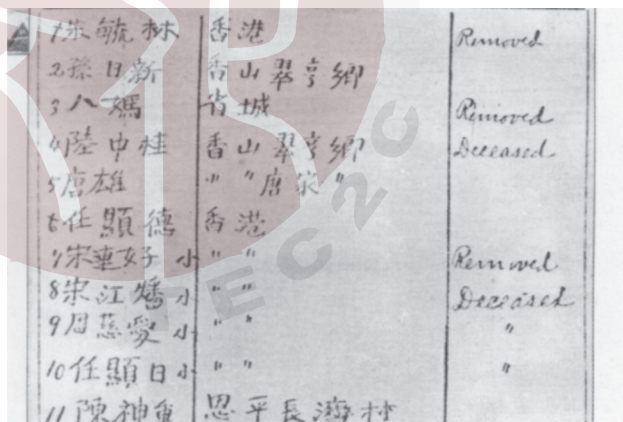
英國聖公會主辦的拔萃書室（Diocesan Boys Home，男子中學），攻讀高中課程，並在課餘常到倫敦會長老區鳳墀處補習國文。他在該校就讀時間很短，不足兩個月即退學了。

同年冬季，孫中山在香港結識美國公理會傳教士喜嘉理（D. R. Hager）。

在喜嘉理牧師的勸說和主持下，孫中山在年底的一天，與陸皓東一起在美國綱紀慎會（公理會）的佈道所（香港必列者士街二號二樓）受洗加入了基督教。

據喜嘉理的記述：

「一八八三年秋冬之交，余與（孫）先生初次謀面，聲容笑貌，宛然一十七八歲之學生。……余職在佈道，與之覲晤未久，即以是否崇信基督相質問。先生答云：『基督之道，余固深信，特尚未列名教會耳。』余詢其故，則曰：『待時耳，在己固無不可也。』嗣後數



1 洪毓林	香港	Removed
2 孫日新	山翠亭	Removed
3 八碼	省城	Removed
4 陸中桂	香山翠亭	Deceased
5 唐雄	香"唐	"
6 任顯德	香港	Removed
7 宋連好	"	Deceased
8 宋江嬌	"	"
9 周慈愛	"	"
10 任顯日	"	"
11 陳神甫	恩平長洲村	"

一八八三年秋冬之交，孫中山在美國傳教士喜嘉理主持下，在香港加入基督教，左為接受洗禮人員名單（局部）。孫日新是他當時在港讀書時所用的中文名。

月，果受禮奉教，余親身其事。其受禮之地，在香港舊設之華人學堂中，距現有之美以美會教堂，約一箭之地。地不著名，儀不繁重，而將來中華民國臨時第一大總統，於是受聖禮皈依道焉。」¹⁶隨後，孫中山移居該教堂之二層樓，與居住三層樓的喜嘉理牧師時相往返，接觸甚密。

孫中山自受洗加入基督教以後，熱心傳教佈道，在一八八四年暑假曾協助喜嘉理到澳門、香山各地佈道，分售《聖經》，並勸說兩位友人入了教。此後，在他長期的革命生涯中，始終與基督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例如，他所創建的興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等團體，其誓約均冠以「當天發誓」字樣，「是亦一種宗教宣誓的儀式，從基督教受洗之禮脫胎而來者也」。又如興中會成立時，孫中山「率先宣誓，將左手置於開卷的聖經上，高舉右手，懇求上蒼明鑒，以示矢志革命，卒底於成」¹⁷。等等。基督教對於孫中山及其革命事業方面也產生過深遠的影響。譬如，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往往藉助教堂為革命機關；一些基督徒參與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鬥爭；孫中山利用宗教信仰爭取外國的同情和支持等。

當然，孫中山自受洗以後，隨著科學知識的豐富和閱歷的增長，他對基督教的信仰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有一個反復的發展過程。他曾對日本友人宮崎寅藏說過：「我對基督教的信念，隨著科學研究而逐漸減退。我在香港醫學院求學期間，覺得基督教的觀念缺乏邏輯，

16 尚明軒、王學莊、陳崧編：《孫中山生平事業追憶錄》，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五百二十一頁。

17 莊政：《國父革命與洪門會黨》，臺北遠東版，第八十五頁。

因而開始翻閱哲學書籍。當時我的信念相當傾向於進化論，可是又沒有完全放棄基督教。」¹⁸說明由信仰進化論而導致他宗教信仰的衰退，他對基督教的興趣較之過去有所淡薄。所以孫中山雖是一個基督教徒，卻不妨礙他後來在哲學上對自然觀方面的闡述達到了唯物論的結論。在孫中山一生中，既「雅癖達文之道」，又「教則崇耶穌」，正是宗教與科學的尖銳矛盾，促使他的思想不時進行著進化論與宗教神學的激烈搏鬥，矛盾雙方的分量是互有消長地變化著。但是，他從來沒有否定上帝的存在，在入教後長達四十一年時間中也從來沒有否認自己的基督教身分，對基督教一直懷有頗深的感情。

一九二二年間，孫中山曾明確地指出：「余始終是基督教信徒。不但余為基督教信徒，余之子、余之媳、余之女、余之婿、余之家庭、余之岳父、岳母、余妻、余妻之姐、之弟、之妹，甚至連襟至戚，固無一而非基督教信徒也。余有家庭禮拜，余常就有道之牧師問道講學，孰謂余非基督教徒乎？」¹⁹甚至在孫中山逝世前一天，在彌留之際，他在病榻上還執著教友的手說：「我是基督教徒，上帝派我為我國人民去同罪惡奮鬥，耶穌是革命家，我也一樣。」²⁰他還用手指著宋慶齡囑咐何香凝說：「彼亦同志一分子，吾死後望善視之，不可因其為基督

18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冊，臺北遠東圖書公司一九七〇年版，第三十四頁。

19 包世傑：《孫中山先生逝世私記》，《近代史資料》總七十一號，第二百一十七頁。

20 Y. Y. Tsu: "The Christian Service At Dr. Sun Yat-Sen's Funeral, March 18, 1925." The Chinese Recorder, pp. 89-90, February, 1931.

教人而歧視之。」²¹

可以這樣說：基督教伴隨著孫中山走過了偉大、光輝的一生。但是，也應該看到，事實證明，在孫中山身上存在著複雜的雙重性，儘管他始終是一個基督教徒，宗教信仰在其身上曾起到過消極作用，卻不影響他成為進化論者和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家。恰又正因為他是一個品德高尚的基督教徒，且所皈依的是公理教派，深受宗教倫理和公理派「鼓勵民眾自主和民族自立」的教義的影響，篤信博愛、平等、信義和民族自立等教義，使他產生為世人追求博愛、平等、中華民族要自立心向「天國」的革命理想，進而促使他常保旺盛的百折不撓永遠革命的奮鬥精神。

五、革命思想的醞釀

一八八四年四月十四日，孫中山轉入香港英國當局開辦的一所設備較完善的中央書院（Central School），繼續高中學業。

這所學校創辦於一八六二年，一八八九年改名域多利書院（Victorian College），一八九四年改名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該校辦學宗旨是「溝通中西文化」，它的學科設置完備，師資力量充實，教學方法新穎，是當時堪稱全港第一流的高級中學。學校中的所

21 《中山先生臨終之情節》，《中山先生榮哀錄》，第二十頁。

授學科與課程有英語、文學、世界史、英國史、地理、幾何、代數、衛生、機械繪畫、簿記及常識等。教師全部是來自英國本土的劍橋、牛津等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年輕飽學，思想新進；學生除在港華人工女外，有來自英國、美國、葡萄牙、印度、菲律賓等許多國家的青年，也有少量從中國大陸來就讀的學生。

孫中山在學校學習十分刻苦努力，白天專心聽課並認真複習；課餘時間便抓緊時間涉獵群書，閱讀中國諸子百家的著述，以增廣見識；晚上還專門請了教師為自己輔導古漢語。全班學生中以他的英文成績最好，深得教師的誇獎。他具有勤學好問的精神，一有不懂的問題，就虛心向教師和同學請教。當時有的學生為此而譏笑他時，他就不以為然地對人說：「學問學問，不學不問，怎樣能知！」他平時不苟言笑，可是談論起來，便滔滔不絕，三教九流，無不知曉，「通天曉」的綽號真是名不虛傳。

孫中山在這所學校就讀共兩年半時間。由於他認真學習各門課程和刻苦攻讀中外書籍，



孫中山在香港讀書的中央書院（後改名皇仁書院）。

尤其是廣泛涉獵西方國家政治、歷史、文學等類書籍，從而進一步掌握了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知識，加深了對西方科學、社會及政治制度的認識。同時，由於接觸到許多國家的優秀青年，不僅對他西學知識的增加大有裨益，而且對其世界意識的拓展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更有可能認識和觀察中國和世界的局勢。這是他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

孫中山身處具有特殊地位的香港，每天看到建築在山上的華麗的殖民者的別墅、宅院和繁華的街道及近代的市政建設。他在課餘經常細心地觀察著周圍的一切，特別是香港這個近代城市的市政面貌及管理方式等，尤其引起他的注意。孫中山將在香港見聞之所得，對照和比較了清政府統治下的內地，特別是香山縣城的情況，越來越感覺到西方近代文明要比中國固有的文明進步，中國社會的許多不合理的狀況應該改變。從而促使他對原有的祛除惡政府的志向更為堅定，並促使他由市政研究發展為政治之研究，由嚮往西方文明到決定改革中國的惡劣政治。後來，孫中山在回答自己革命思想得自於何時何地時說，香港的市政建設給他以深刻印象並導致他進行政治上的反思。他說：

我於三十年前在香港讀書，暇時輒閒步市街，見其秩序整齊，建築闕美，工作進步不斷，腦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二次，兩地相較，情形迥異，……我恆默念：香山、香港相距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間在一荒島上成此偉績，

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²²

一般說來，人們總是從活生生的事實中得到感受，從現實的差異中產生疑問並獲得啟示的。康有為不也是在一八七九年年初游香港時，從香港市政面貌中悟出「乃知西人治國有法變，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的道理嗎？對於古老文明和近代文化的辨認，總是通過兩種文明的外觀進入理想思考的。孫中山從香港市政建設聯想到內地何以落後，正是他理性反思的開始。後來他在一次講演裡，把香港說成是自己的「知識之誕生地」，並認為自己的「革命思想完全得之於香港」，從一定意義上說是符合實際的。

在香港，孫中山雖然受的是殖民教育，但並沒有模糊他的愛國思想。這時，由於法國的侵略，爆發了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一八八五年五月的中法戰爭。這場導致民族危機加深的戰爭，極大地吸引了孫中山的注意力。

從這場戰爭爆發以後，他和在港讀書的一些中國學生，就認真閱讀報紙和聽取前線回港士兵的口述，密切注視著祖國所遭受的這場新的災難。當愛國將領、廣西提督馮子材率領前線軍民浴血奮戰，在中越兩國接壤地區重傷法軍前敵統帥尼格里，打死打傷法軍二三千人，先後收復了諒山等地和十多個州縣時，捷報傳來，孫中山和愛國的人們一齊歡欣鼓舞，激奮

不已。他經常和同學們議論這場戰爭，希望人人都能奮起救亡。當時，各省人民群眾積極支持反侵略的戰爭，全國掀起了反法鬥爭的熱潮。廣東、浙江、福建、廣西、湖南、貴州等省先後發生焚毀教堂和反對從事間諜活動的法國等國傳教士的事件。廣東地方當局還查封了全省的法國教堂。旅居美國、日本、古巴、新加坡等地的華僑，也紛紛捐款支援國內的抗法鬥爭。但是，怯懦無能的清朝政府卻在打勝戰的情況下卑屈求和，諭令抗法各軍停戰，放棄收復的土地，於一八八五年四月，在巴黎簽訂了「停戰協定」，又於六月九日派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在天津簽訂了投降賣國的《中法新約》，承認法國侵佔越南，並且給予法國以在廣西、雲南通商的特殊權益，還規定以後如在這兩省修造鐵路，要同法國人商辦等等。中法戰爭不敗而敗，使法國侵略者在軍事失利的形勢下，卻在談判桌上取得了戰場上沒有得到的東西，這真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

清朝政府的昏庸、腐敗及賣國，祖國蒙受的奇恥大辱，深深地刺痛了孫中山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自尊心，進一步激發了他的愛國熱忱和對清朝的憤懣，認識到這個政府的統治是非除去不可的，從而增強了改革現狀的思想和勇氣。

當時，有一艘侵略中國受損傷的法國軍艦，從臺灣開到香港修理。儘管軍艦上的法國人用盡威脅利誘的手段，卻沒有中國工人肯為他們修船。法國商船到了香港，中國碼頭工人也不替它卸貨。為抗議法國侵略，一八八四年九月中旬，香港的其他各行業工人、愛國商人和各階層人民，也都紛紛舉行罷工、罷市和採取其他形式進行鬥爭。同年十月初，香港工人和

各階層人民為抗議英殖民當局勾結法國侵略者鎮壓愛國運動，掀起大規模的抗暴鬥爭。示威群眾和英國員警進行了英勇的搏鬥。接著，九龍工人奮起回應，也舉行了示威遊行。這些同仇敵愾的反帝愛國壯舉，深深教育了孫中山。清政府在對法戰爭中的怯懦和人民群眾的奮勇反抗，在他思想上形成強烈的對照。熱愛祖國的孫中山從廣大群眾，特別是工人的英勇鬥爭中受到巨大鼓舞，看到了中華兒女的「愛國心」，覺得這些鬥爭「證明中國人民已經有相當覺悟」，「表示中國人還有種族的團結力」，已經自動走上謀求救亡的道路，並且認為「中國不是沒有辦法的」。

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萌芽於何時？他後來曾不止一次地說過，產生於中法戰爭之後。「余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良國之志。」為什麼這樣說呢？原因在於清朝政府在打勝仗的情況下卑怯求和，簽訂了屈辱的《中法新約》，這種不敗而敗的結局令孫中山大為震撼，對他刺激甚深，使其看到了清廷的腐敗、昏庸和賣國，進一步激發了愛國主義感情，增強了革新求變的思想。孫中山是在中法戰爭的刺激和華人反抗侵略、壓迫的壯舉鼓舞下，增強對多災多難的祖國的責任感，開始萌發了反清、反異族政權的革命思想的。

中法這場戰爭，確實在中國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和危機感。康有為也是在中法戰爭後的一八八八年第一次上書請求變法圖強的。「春江水暖鴨先知」。孫中山和康有為這兩位近代史上的偉人幾乎是同時按著了時代的脈搏。他們從不同的側面以不同的方法預告著近代中國革命時代的到來。

孫中山早期思想發展的歷程表明：他是先在西方基督教的薰染下有了宗教救世的感情，又在西式教育的啟示和夏威夷人民反美情緒的感召下，由宗教救世拓展到「改良祖國，拯救同群」的理想追求，萌生了良善政府的朦朧之想，然後在清政府腐敗專制現實的反復刺激下，朦朧的善良政府思想和漢族反抗異族統治的種族感情相契合，終於在乙酉中法戰敗的強烈震激中躍進到「決覆清廷」的反叛境界。從此，他的政治覺醒時代開始到來。

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是由香港激發而萌生的。他在香港的生活經歷以及所接受的教育，是使其產生革命思想的重要因素，也是啟發其革命思想的根源，因此，孫中山晚年說香港是他的革命思想的發軔地。如果沒有在香港的這一段（包括此後的五年大學）生活經歷，孫中山不可能在大學畢業兩年後就走上革命道路，逐步地成為一位傑出的革命家。

